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太平天国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斗争时间长达18年，势力遍及18省，在战斗中形成了有鲜明特色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制度，建立了各级政权，第一次担负起了反帝反封建的伟大历史使命，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掀起的的第一次革命高潮。

一、山雨欲来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侵略者逼迫腐败的清政府签订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中国沦为一个灾难深重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全国各地农民反封建、反侵略的斗争此起彼伏，遥相呼应，预示着一场大规模的革命风暴行将到来。

广东、广西、湖南3省受鸦片战争直接冲击。上海开埠后，商路改变，广东、湖南、广西等省失业人数激增。广东、广西连年天灾，饥民四处飘流，广西、湖南西部又是多民族聚居区，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交织在一起。鸦片战争时，清政府从这3省抽调兵力最多，战后裁遣。被遣散士兵和失业群众、逃荒农民，很多人都参加天地会，天地会的山堂大大发展起来。

1848年，广西天地会起义出现高潮。广西山岭崎岖，便于起义军活动和藏身。几年间，以大瑶山区为中心，形成“山堂”林立、蜂拥而起的局面。张嘉祥在横山起义，活动于粤、桂边境的钦州、灵山、贵县、横山等地，队伍发展到1万多人（张嘉祥后来降清，改名张国档）。陈亚贵联合广东钦州、广西宾州的农民武装几千人在武宣起义，转战各地，一直战斗到太平天国起义。张剑等率领艇军在梧州起义，这支起义军擅长水战，曾经控制了广西的主要水道。

1850年，起义次数迅速增多，涉及的地区遍及广西。官绅上告，皇帝“查问”，嚷成一片，他们惊呼“广西盗贼充斥，蔓延最盛”，“通省无虑数十起”。各股起义军少者数百人，多者三、四千人。他们只打出“官逼民反”、“替天行道”、“劫富济贫”、“反清复明”等旗号，攻城占地，和地主团练战斗。由于农民反抗武装多而广，广西的清军只能控制几个城市，将领甚至害怕自己手下的兵也和起义军串通一气。广西巡抚李星源在呈给皇帝的奏折中哀叹，“四顾茫茫无一安静处！”

斗争形势虽如火如荼（tú），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各地起义主要是由天地会领导的，主要口号是“反清复明”，这就落后于时代了。洪秀全批评说：“此种主张，在康熙年间该会初创时，虽然不错的；但如今已过去200年，我们可以仍说反清，但不可再说复明了。……如现在仍以恢复明室为号召，又如何能号召人心呢？”另外，这些起义军没有提出能够发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纲领、口号，没有明确而长远的奋斗目标，往往只有一些临时性的经济目的，在组织上各队伍也只是松散的联合。上述问题决定了他们的历史任务只能是为更大规模的起义浪潮做必要的准备，正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

二、天国领袖

太平天国运动的最初发动者和最高领导者是洪秀全。他出身于广东花县的一个中农家庭，曾向往通过科举之路进入官场。然而他从16岁到31岁，4次参加科举考试均失败了。他抛弃了功名之心，开始了改造社会的探索。他

受基督教宣传读物《劝世良言》的影响，萌生了创教想法。《劝世良言》宣传天国在上，在来世，而洪秀全却认为地上也可创造天国，他决心创立拜上帝教，组织发动群众信教入教，在现实社会中“斩邪留正”。

1834年，洪秀全在家乡建立了拜上帝教，他自称是天父耶和華（上帝）的儿子、基督（耶稣）的弟弟，被上帝派到人间拯救世人。他的同乡同学冯云山，也是科举考试屡屡失败，成了洪秀全最得力的助手，兢兢业业地协助洪秀全组织拜上帝教活动。他们的传教活动在当地受到封建顽固势力的敌视，失去了塾师职业的洪秀全、冯云山，于1844年春前往外地活动，靠出卖笔砚作路费，辗转进入广西贵县赐谷村。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吸收了100多人参加拜上帝教，为日后成立太平军播下第一批种子。这年冬天，洪秀全返回家乡，先后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为发动大规模斗争做理论准备。而冯云山则留在广西，搞实际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

1844年9月，冯云山离开贵县赐谷村，前往浔州紫荆山区。紫荆山属桂平县治，山峦起伏，形势险要，南麓就是金田村。不少客家人居住在这一带，为客家人身份的冯云山在活动中带来不少便利。冯云山在这里的3年时间，先是作苦工、打短工，后来作塾师，“历尽艰辛，坚耐到底”，逐渐取得群众的尊敬与信任，结识了不少精明强干的农民。他经常走村串寨，一心一意宣传拜上帝教宗旨，当地汉、壮、瑶各族农民亲切称他为“冯云伯”。经过3年努力，冯云山发展了拜上帝教信徒2000多人。

1847年8月，洪秀全再次来到紫荆山，见到冯云山的工作成绩大喜过望，两人建立了拜上帝教的总机关，制订了宗教仪式及“十款天条”，平时是会员的生活准则，起义时就成为铁的纪律。他们一方面更迅速地发展信徒，一方面领导信徒开展实际斗争。开始主要是破坏偶像，捣毁神庙。因为偶像、鬼神是中国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之一，将其公开捣毁，可以锻炼群众，提高群众的斗争信心和拜上帝教的威信。洪秀全、冯云山又派人到周围各县去发展信徒，建立活动点。贵县、平南、藤县、武宣、象州、博白、陆川以及广东信宜等地的汉、壮、瑶等族人民、纷纷参加拜上帝教。

拜上帝教积极开展活动，自然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村的统治，宗教外衣掩盖下的实质是政治斗争。1847年12月，地主团练头目王作新逮捕了冯云山，押送桂平县衙门。这激起拜上帝教会众的极大愤慨。卢六带头聚众，打散团练，抢回冯云山。王作新恼羞成怒，1848年1月17日，他再次调集团练抓走了冯云山和卢六，送往桂平县监狱，罪名是“阳为传教，阴谋造反”，并把冯云山所作的对联——“暂借荆山栖彩凤，聊将紫水活蛟龙”，指作企图“造反称王”的证据。冯云山利用坐牢时机，创作一部新历法，即日后太平天国采用的“天历”，充分表现出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卢六被折磨死在狱中，成为太平天国的第一个烈士。为营救冯云山等出狱，洪秀全急回广东投书上告。拜上帝教群龙无首，地主团练乘机捣乱，加上疫病流行，人心惶惶。在这紧要关头，杨秀清出面了。他利用当地流行的所谓神鬼可以附在某人身上显灵的说法，宣称“天父”上帝下凡附在自己身上，通过自己“传言”，安定会众情绪，揭露敌人阴谋，指出眼前的行动方法。不久，萧朝贵也自称“天兄”（耶稣基督）附在自己身上显灵，宣传“真道”，发布号令。这种做法在当时团结了会众，巩固了队伍，也极大地提高了杨、萧的地位，但留下了日后杨秀清与洪秀全矛盾冲突的隐患。

冯云山坐了9个月的牢，通过会众的疏通活动，被判以“无业游民”遣送原籍。押送的两个差役在途中接受了冯云山的教育，转而跟随冯云山回桂平参加了拜上帝教。于是也随即回广东家乡寻找洪秀全。这个时候，洪秀全公开宣布了“太平天日”的神话，正式赋予自己神的地位——救世真主。他把1837年生病时昏迷中上天堂的幻象，重新整理成一个首尾完整、细节丰满的神话故事，在把上帝人格化的同时也把自己神化，宣称上帝赐给自己金印、金剑，封自己为“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下凡作真命天子，斩邪留正。这里所描绘的上帝已和基督教的上帝不同了，是洪秀全借宗教外衣重新塑造的，目的是使反清斗争师出有名，并以君权为上帝所授证明自己夺取天下是名正言顺。

洪秀全和冯云山分别在理论上和组织上为太平天国运动作了必要的准备后，又在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等人的协助下，为武装起义在军事上作了周密的筹划。这个领导核心颁布了纪律条规，拟定了军事编制，并且赶制武器，筹集军费和物资，议定起义时机和地点。

三、金田起义

为了对会众进行思想教育和战斗训练，由洪秀全主持，在紫荆山里设立了4个大馆。在平南花洲山人村，由胡以晃主持，也设了3个大馆。在贵县、陆川等处，也有大馆。

1850年7月，洪秀全向全体会众正式发布总动员令，要求在11月4日（旧历十月初一日）以前，到金田集中，准备起义，这在太平天国的历史上，叫做“团营”。

命令一下达，各地会众闻风而动。在广西中部和两广边界，成千上万的拜上帝教会众纷纷变卖家产，扶老携幼，成群结队的向桂平县的金田村进发。到了11月，团营人数已达1万多人，“俱是农夫之家，寒者之家”。其中主要有：紫荆山区的基本群众3000人；由秦日纲率领的贵县龙山银矿矿工等1000人；由石达开率领的贵县客家农民3000人；由黄文金率领的博白等地会众2000人；由蒙得恩率领的平南会众、赖九率领的陆川会众等几千人。

1851年1月11日，即清道光30年12月10日，正是洪秀全38岁生日那一天，已经到达金田“团营”的全体会众，拿起武器，在金田村举行誓师起义。洪秀全庄严宣布起义，建国号太平天国。男军和女军分营排列，高举刀矛，振臂同呼“杀妖”！

团营起义后，全军废止清朝的剃发制度，蓄留长发，红布包头，表示和清朝统治彻底决裂。

1月13日，太平军挥师东进20里，占领了紫荆山区东出要隘江口圩（即大湟江口）。太平军一面发动群众，对地主富户开展清算斗争，补充军需；一面依江择险，布置防务。太平军又与天地会武装取得联系，罗大纲、苏三娘等部2000多人愿意遵守太平军纪律，认同拜上帝教教义，集体加入了太平军。同时，太平军还清理内部不良分子，驱逐了反复无常的张剑，田芳等盗匪队伍。太平军的这次军事行动影响很大，使处于苦难中的人民群众看到了一点希望的曙光，他们兴奋地传颂“金田起义出大王”。

可是太平军毕竟还缺乏军事经验，在江口圩屯驻了1个多月，使清政府赢得了调兵遣将的时间。钦差大臣李星沅从桂林急忙赶到柳州，提督向茶也

带兵赶到桂平，1月之内，调集了桂、黔、滇、楚、粤、闽清军万余人，堵截住太平军的东路。

1851年2月中旬，大湟江口爆发了一场激战。清军开始没把太平军放在眼里，以为可以一举击溃这支农民队伍，便轻率地在江口圩至屈甲一带发动了全面攻击。太平军早已在石头脚、牛排岭外围，所有村庄松林到处安装伏炮，分别由男军、女军和童子兵把守；另有青壮战士两千人，由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罗大纲等分别带领，进入设伏阵地。洪秀全带领几百名战士坐镇石头脚，居中指挥调度，严阵以待。

清军从三面向牛排岭、石头脚方向扑来，进入了太平军的伏击圈。石头脚里突然传出轰隆一声巨响，望楼上黄旗指向东方，洪秀全发出进攻信号了！霎时，牛排岭前伏炮齐发，太平军从四面八方一齐冲杀出来，几个冲锋，清军弃甲丢戈，乱作一团，死伤数百。有一股清军往平南思旺奔去，在盘石村被太平军包抄截杀，死亡300多人。江口之战，太平军以逸待劳，仅用2000兵力战胜1万多清军，向荣惊呼“官兵大半心寒”。

四、胜利进军

3月10日，太平军乘敌人混乱之机主动撤出江口，经新圩、金田直入紫荆山，兵分三路西进武宣。在迫近武宣时，新任的广西巡抚周天爵恰恰赶到这里，接着向荣的军队也绕道赶至武宣。此后两个月，双方相持于武宣城郊。清军内部发生矛盾，周天爵、向荣意见不一，清兵又贪生怕死，钦差大臣李星沅连急带气，病死于军营。清廷又派首席军机大臣赛尚阿为新的钦差大臣，再调广东清军前来增援。3月23日，洪秀全在武宣东乡正式称天王，确立了五军主将制度，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分别为中军主将，前军主将，后军主将，右军主将，左军主将。全军人心振奋。

太平军在武宣虽打了几次胜仗，但经过数月的战斗，粮饷、食盐、火药都日益缺乏。5月15日晚，太平军突破清军防线，离开东乡北击象州。6月9日，在象州中坪墟打败向荣、乌兰泰的追兵，杀敌300多人。7、8月间，在桂平与清军激战失利，9月11日转移到平南县思旺、官村一带。向荣率清军1万多人绕道堵截太平军。太平军在萧朝贵、冯云山指挥下，先设下埋伏，出其不意打得清军四散溃逃。乌兰泰见势不妙，止兵不前。向荣收拾残兵败将，逃到平南，和乌兰泰矛盾更大了，索性“病”了1个多月，远走梧州。

太平军经过9个月的战斗，终于突围北上，9月25日占领永安州（今蒙山县）。此后3个月内，永安周围无大的战事。太平军抓住这个有利时机，整顿队伍，补充给养、火药。

洪秀全多次下诏鼓舞士气，重申军纪。刊印了《太平条规》，其中的规定有服从指挥，爱护群众，保护武器等。太平军迫令地主，富户捐献钱粮，还派人下乡宣传太平天国政策，发动农民抢收地主的粮食，将一半分给农民，另一半归太平军。

在永安，太平天国正式封王并建立官制。洪秀全于12月17日发布封王诏令：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并明令杨秀清有指挥各王的权力。又封秦日纲为天官丞相（后封燕王）、胡以晃为春官丞相（后封豫王）、罗大纲为总制，还任命了一批检点、指挥、将军等各级官员，基本上确立了太平天国的官制。

太平天国著名的天历，就是在永安颁布的。天历原是冯云山 1848 年在桂平狱中草创的。天历定 1 年为 366 天，12 个月单月 31 日，双月 30 日。对于旧历书中的生、克、吉、凶等封建的清规戒律，一概斥之为“邪说歪例”，“尽行删除”。年、月、日仍用传统的干支记法，但地支中的丑、卯、亥三字，分别以好、荣、开代之；其记日的干支比当时阴历早一天，其礼拜日则比西历也早一天。公布天历之时是 1851 年冬，定这年为太平天国辛开元年，1852 年为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太平天国颁布自己的历法，是对清朝“正朔”的公然否定，是宣布与清朝决裂的有重大政治意义的行动。

在永安还进行了太平军内部的肃奸活动。因为太平军在数月内迅速扩充，自然会有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现象，清政府方面也派出奸细，在太平军内部暗中破坏。太平军中也有一些意志不坚定者，或因怕苦怕死，或被清军用金钱收买，叛变投敌，堕落成清朝奸细。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审讯周锡能，破获了一个叛徒内奸集团，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周锡能，广西博白人，金田起义后当了军帅。1851 年 6 月，他谎称回原籍招集未来得及参加金田团营的弟兄，脱离了太平军，投降了清军，然后又接受清军指令，与朱八、陈五等人来到永安，刺探军情，散布谣言，并阴谋刺杀天国领导人。东王杨秀清敏锐地看出他行迹可疑，在作了初步调查后，断定他是一个奸细，于是假托天父下凡处理此案，这样既可镇摄奸细，又可大大树立自己权威。

1851 年 12 月 21 日，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向天国其他领导人发问：

“今有周锡能反骨偏心，串起妖人回朝内应谋反，你等知么？”

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等答道：“不知。”

“天父”说：“你等立即发令，擒拿他 3 人押候，我天父自有公断。”

当晚，韦昌辉把周锡能吊起来审问，没有得到口供。于是杨秀清再托天父下凡附身传言，传天王洪秀全和诸王、百官到东王府，当众审讯周锡能。

“天父”问周锡能：“你知道我几次救过你，你做错之事是瞒不过天的，坦白对天父讲出来。”

周锡能答：“小子实在对天没有二心，真的是回乡招集兄弟姐妹了。”

“天父”说：“天就是我，你一心还是二心我都知道。你说真心回乡招集人，那么你带来了多少人？”

周锡能答：“小子现带 190 余人来。”

“天父”问：“为何只有你们 3 人到来？你带的那些人现在何处？”

周锡能答：“我们商量好装扮成清丁，因一时不好脱身，便投入新圩敌营，已有七八天了。”但周锡能在前天曾对人说刚三四天，时间不一致，露出破绽。

杨秀清机敏地抓住这个破绽，追问：“你回来时对你的千岁是怎么说的？”

周锡能心中一怔，不得不承认：“是与我说的三四天不符合，我未推算日期。”

“天父”逼问：“你既然投进敌营，又如何能脱身出来？”

周锡能狡辩说：“小子骗他们说，要出来探路，带上朱八与外甥陈五回到天朝这里。”

“天父”又点出一个关键情节：“你们如果真是回来敬拜上帝，为何昨晚夜深时同朱锡琨、黄文安讲那些话？”

周锡能在事实面前无法抵赖，只好承认：“小子出外错从了清妖，被清妖诱惑，按他们的安排回来，以便当他们的内应。”但他仍坚持这样做是迫不得已的。

“天父”斥责道：“你说这样的奸心谋反事不是情愿的，那么为何回来不到一天，你就带人去探我天朝城楼？而且又说了那么多话？”

周锡能做贼心虚，不知“天父”是否完全掌握了情况，只好承认侦探四城城楼时说过“此城易攻”的话，但仍为自己的言行辩护。

“天父”再点破说：“你说实在是不情愿当奸细，为何一回来就去见妻儿；暗中吩咐了那种话？”杨秀清事先侦知周妻对儿子说：“你穿这种布衣时间不长了，3天后就有绸缎穿了。”周妻又于昨晚打整行李，整装待发。所以一出来了。

周锡能在接二连三的事实面前，只好承认了罪行：“小子周锡能被妖魔迷蒙心肠，果的受其妖头所惑，串通计划好了，回来诱惑军心，里应外合，成功后可升高官发大财。”

审讯的第二天，周锡能及其妻子、儿子、朱八、陈五等均被处死。

杨秀清审理此案，在全军引起巨大震动。众兵将同心唱叹：“天父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也。”从而进一步树立了杨秀清的威严和权势。

至1852年4月，清军已集中4万兵力包围永安。洪秀全率军突围，兼程北上。过全州时，南王冯云山不幸中炮牺牲。6月10日，太平军在全州城北10里的蓑衣渡，中了江忠源所率楚勇伏击，激战两天，损失很大，于12日渡江进入湖南，攻克道州。太平军打击官吏豪绅地主，焚烧官衙，没收浮财，烧毁地契、粮册、债券，深受贫苦群众欢迎。在道州休整之后，太平军7月24日攻克江华，随即攻克永明（今江永）、蓝山、嘉禾、桂阳，于8月17日占领了郴州。有大批群众加入太平军，到9月间，太平军已达10万多人。萧朝贵率一支先锋部队经永兴、安仁、茶陵、醴陵直取长沙。在长沙城下，萧朝贵不幸被炮击中而牺牲。太平军围攻长沙81天未能攻克，11月30日撤围北上。12月3日克益阳，13日克岳州（岳阳），在这两地获数千条船，并有几万人入伍，其中的船民被编成“水营”。太平军从岳州出发，分水陆两路直趋湖北首府武昌。12月22日攻下汉阳，29日克汉口，1853年1月12日攻克武昌，击毙湖北巡抚常大淳等，军威大震，又有数万人加入太平军。这时太平天国队伍总人数增至50余万。

经短期休整后，1853年2月9日，太平军开始了顺江而下的胜利大进军，水陆两路，齐头并进，黄旗蔽日，帆幔弥江。陆路由胡以晃、林凤祥、李开芳统领，水路由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罗大纲、赖汉英统领，洪秀全则乘坐龙舟居船中之中。由于太平军进军神速，清政府重点在河南组织防御，害怕太平军北上，因而在长江中下游还来不及建立强有力的防御体系。太平军所向无敌，迅速攻克黄州、蕪水，进逼武穴。

武穴是江防重镇。两江总督陆建瀛派总兵恩长率四千清军先到此地，准备砍伐树木，在长江中设置障碍，拦截船队。谁知太平军已抢在拦江之前赶到，正在睡梦中的清军被太平军的枪炮声、杀妖声惊醒，乱作一团。太平军攻入敌营，举刀砍杀，清军尸横遍地。恩长见全军覆没，投江自杀。

亲率2000官兵溯江西上的陆建瀛，听说恩长全军被歼，又远远望见太平军水师排山倒海一般开来。吓得魂飞魄散，急忙换乘小船飞速逃往南京。

在九江驻守的2000清军闻知武穴惨败和两江总督逃之夭夭的消息，斗志

涣散，“文武弃城远避，兵勇闻风先散”。石达开率先头部队轻松占领九江。2月20日，石达开又率水师驶过彭泽县的小孤山。安徽按察使张熙宇远远望见太平军船队，放了一炮，随即率900守军落荒而逃。太平军又进逼安庆，安徽巡抚蒋文庆请求乘骄奔逃的陆建瀛共守安庆。陆垂头丧气地摆摆手，继续奔逃。太平军占据安庆，杀蒋文庆，又获得大批饷银、仓谷、火炮等战利品。

太平军接着又连克池州、铜陵、芜湖、和州。清军兵败如山倒，沿江防卫兵勇纷纷不战而逃，而两岸的天地会成员及贫苦群众踊跃参加太平军。

3月7日，太平军兵临南京城下。陆建瀛身为两江总督，总管南京兵防，却只会粉饰欺君，面临危局，束手无策。他自从逃回南京后，即深居简出，3天不会客，不办公。在他的影响下，江苏巡抚杨文定托言防守镇江，溜到苏州。

3月19日，太平军攻破南京外城，斩陆建瀛，第二天攻破内城，斩江宁将军祥厚。完全占领南京后，肃清残敌，恢复秩序，北王韦昌辉、东王杨秀清先后入城。3月29日，迎接天王洪秀全进城，以两江总督府为天朝宫殿，改南京为天京，定为天国都城。

五、北伐西征

太平军定都天京后，清政府气急败坏，马上组织军队反扑，试图封锁困死天京。钦差大臣向荣带清军1.4万多人，于3月31日赶到天京城东沙冈、孝陵卫，建立江南大营。两周以后，另一钦差大臣琦善，带直隶、陕西、黑龙江、吉林等地骑兵、步兵1.8万人，在扬州城外建立江北大营。这两个大营虽不能对天京有致命的威胁，却也屡屡制造麻烦，成为天国的肘腋之患。

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在取得一连串重大胜利后，斗志高昂，信心倍增，又制定了分兵出击的战略计划：

第一、在天京外围积极作战，努力摧毁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

第二、派遣精锐远袭北京，捣毁清王朝的统治中心。

第三、出师西征，夺取长江中、上游各省，占据武昌、九江、安庆三大要地，以确保天京的供给和安全。

这个战略计划虽然气魄大、斗志旺，但也含有骄傲轻敌的意味。太平天国作为一个新生的尚不巩固的政权，要同时开辟三个战场，显然是力不从心的。

1853年5月初，北伐军出发了。这支队伍约2万人，由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地官正丞相李开芳，春官副丞相吉文元率领，经浦口向滁州方向挺进，击溃察哈尔都统西凌阿2000骑兵。

由秋官正丞相朱锡锃统率的另一支北伐军则由浦口取道六合北上。在六合龙池击败清军4000骑兵。但不幸当晚营内火药爆炸，伤亡惨重，损失兵力1000余人。朱锡锃毫不气馁，收集余部，西走滁州，与林凤祥、李开芳部队会师。从此北伐军进军迅速，连续攻克怀远、蒙城、亳州等县，进入河南，直逼归德（今商丘）城下。太平军开炮轰击，捻军在城中作内应，打开南北两门，遂攻占该城，杀参将范正伦等清军官兵近4000人，缴获火药2万余斤，铁炮无数。河南巡抚陆应谷弃轿逃窜，免于一死。这是北伐军第一次大胜仗。

北伐军所经之苏北、河南正闹饥荒，捻军的斗争也相当活跃。当北伐军

出现时，处于死亡边缘的饥民一批批投入太平军。捻军也四处响应，或联合作战，或充当向导。北伐军迅速壮大，人数远远超出出征时的2万人。

北伐军准备在离归德40里的刘家口抢渡黄河，但清军事先已得到情报，将所有船只驶到北岸烧毁，并在对岸严密防守。太平军被迫放弃北伐最佳路线，转而向西，沿黄河南岸继续寻找渡口和船只。在汜水、巩县，得到当地船民、挖煤工人的支持，借助民船和运煤船，强渡黄河，过温县，7月8日包围怀庆（今沁阳），为了夺取怀庆城内存有的粮食、火药、兵器，北伐军攻城近2个月，然后主动撤围西去，绕行山西进入直隶。刚刚受到朝廷封赏的胜保率兵紧追不舍，但太平军进军神速，胜保一路尾随，疲于奔命。太平军幽默地在路边竖起木牌，上写“胜保免送”。

朝廷赐胜保神雀刀，对副将以下有先斩后奏之权，提高了胜保指挥权。胜保更尽心卖命，率军绕到太平军前面。太平军当机立断，改北行为东进，渡沁水，进入太行山区。经晋、冀、豫交界的涉县、武安，出其不意直抵临洛关，再由临洛关北上，10天连下9城，就像一把尖刀直插清朝统治的心脏。咸丰皇帝吓得要逃往热河，诏谕各省巡抚将税收送到热河行宫。当咸丰召集王公大臣议事时，“皆涕泣丧胆，眼眶肿若樱桃”，京师官员“无不如鸟兽散”，官绅富户卷起金银细软逃出城的达3万多户。咸丰急调大批清军汇集到北京，保定一带。北伐军向天津进发，于10月29日攻占静海县、独流镇，前锋离天津仅10里。但此时京、津清军防御已严密，前进困难，加上冬季来临，太平军将士很不习惯北方的严寒，北伐陷入停顿。北伐军在饥寒交迫中与优势敌人战斗达3月之久，终因天京援军不到，难以久支，于1854年3月9日南撤到阜成待援。

北伐军在阜城战斗了1个多月，吉文元战死，1854年5月5日突围南下，到了河北南部的连镇。进镇后，北伐军还有近万人。他们听说天京来的援军已抵达临清，便由林凤祥留守连镇，李开芳率2000骑兵南下接应。李开芳到高唐州时，才知援军早已南撤，只得就地抗敌。北伐军本已兵力单薄，如今又被分隔包围，处境更危急。

林凤祥军在连镇顽强抗击清军达10个月之久，1855年3月7日，连镇被僧格林沁攻陷。林凤祥手舞大刀，杀开一条血路，不幸手臂中箭，刀落被俘。3月15日，林凤祥在北京被杀害，在遭“寸磔（zhé）”酷刑时，“刀所及处，眼光犹直视之，终未尝出一声”。

僧格林沁又率军转攻高唐，3月17日，李开芳率800多人突围，退至在（chí）平县冯官屯。清军引河水灌冯官屯。5月31日屯被攻破，李开芳等80余人被押到北京杀害。在刑场上，李开芳部将还踢死、踢伤两个敌人。

北伐军苦战两年，驰驱6省，转战5000里，终于全部壮烈牺牲了，但北伐军艰苦卓绝的斗争，震撼了清朝统治的心脏。

由于太平天国领袖们战略上的错误，没有认识到必须集中天国优势兵力去扫荡中原，一鼓作气推翻清朝廷的重要性，只派2万多人的北伐军孤军深入，后援又跟不上，因而白白损失了一支能征善战的精锐部队，这样就失去了乘胜直捣北京的大好时机，使清政府得以稳住阵脚，重整旗鼓，实行反扑。

太平天国在派军北伐的同时，也开始举行西征。1853年5月中旬，春官正丞相胡以晃、夏官副丞相赖汉英、殿左一检点曾天养等，率战船1000多艘，浩浩荡荡沿江西上。西征的目的是：夺取长江沿岸安庆、九江、武汉三大城市，控制长江上游，一方面可屏障天京，获取粮饷的稳定供给；另一方面可

切断清朝廷与长江以南各省的联系，以形成天国运动席卷南中国的形势。本来上述三大城市及沿江许多州县，在太平军由广西进军南京时已攻占过的，但那时急于夺取南京，随占随弃，现在是重新去攻占。

西征军约 5 万人，开始时进展迅速。6 月 10 日攻克安庆，由胡以晃留守，赖汉英继续西进，接着占领江西的湖口、南康，6 月 24 日以重兵围攻南昌。清政府从四面八方调集重兵顽抗。围南昌 3 个月未能破城，9 月 24 日，太平军便撤围转而攻克九江，留林启容据守，以沟通长江中下游。

此时，翼王石达开代胡以晃为西征主帅，将西征军分成两路，北路由胡以晃和曾天养率领，进军皖北。1854 年 1 月攻克庐州（今合肥），相继收复周围 22 个县，新任安徽巡抚江忠源兵败后投水自杀。江忠源是个办团练起家专以农民军为敌的地主武装头目，他所率 3000 人被歼，是太平军西征的一个重要战果。西征军的南路由石实祜、韦志俊率领，挺进湖北。1853 年 10 月攻克汉口、汉阳。这时武昌已指日可下。但由于江北大本营猖狂进攻，天京吃紧，西征军奉命回援，于是 11 月 6 日退出汉口、汉阳。直至东线战事告一段落，西征军才重回湖北。1854 年 2 月 12 日在黄州（今黄冈）大败清军，击毙湖广总督吴文镛。2 月 16 日第三次攻克汉口、汉阳，进而围攻武昌，6 月 26 日第二次攻克武昌。西征军南路由林绍璋率领，攻入湖南，连克岳州、湘阴、靖港，3 月 11 日攻克宁乡，长沙震动。但是，太平军在此突然遇到劲敌湘军，其头子是曾国藩。

曾国藩是湖南湘乡人，1838 年考中进士，入翰林院，担任过兵、吏部侍郎。在太平天国运动兴起时，他因母亲去世而在湘乡老家守丧。咸丰皇帝见八旗、绿营兵不是太平军的对手，便命令大江南北各省官僚地主举办团练。曾国藩受命在湖南办团练后，就创建了湘军。其将领主要是湘乡人，士兵由营官自己招收，每营士兵只服从营官一人，整个湘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形成一种浓厚的封建隶属关系，结成对抗太平军的死党，克服了绿营“将不知兵，兵不用命”的弊端。1854 年 3 月，湘军水陆两军练成，共 1.7 万多人，是当时最大的一支团练，曾国藩成了近代中国军阀的鼻祖。

4 月下旬，太平军与湘军在靖港、湘潭一带激战。在靖港，太平军用炮火猛烈轰击湘军水师，打得湘军船只在江中团团乱转，前进不得。陆路湘军在太平军的打击下，纷纷争上浮桥逃命。曾国藩树立令旗，下令“过旗者斩”但兵败如山倒，人人争先恐后从旗旁绕过，向后狂奔。这一仗，湘军差点全军覆没。曾国藩羞愤交加，跳水寻死，被随从捞起。由于太平军没有把这支凶恶的武装彻底歼灭，使曾国藩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他用了 3 个月的时间，重造战船，再募士兵，准备反扑。在湘潭，湘军主力战胜林绍璋，军太平军伤亡达万人之多，战船多被焚毁，这是太平天国起义以来损失最惨重的一次战斗。太平军退守岳州，湘军乘胜追击，7 月 25 日陷岳州。8 月 9 日，湘军进犯城陵矶，太平军勇猛的老将曾天养率军歼敌数百，击毁击沉船舰 30 多艘。湘军将领塔齐布也很凶悍，但与曾天养交手时却无法占上风。湘军正要败退，忽然一颗流弹打中曾天养前胸，曾天养怒不可遏，大叫着冲入敌群，横冲直撞，杀伤敌人数十，举枪向塔齐布猛刺，不料刺在马上，自己也从马背上跌下，壮烈牺牲。

太平军受挫后，由湖南退回湖北。湘军则死死咬住不放。清廷新任湖广总督杨霈（pèi）、荆州将军官文，也从北面逼向武汉。10 月 14 日，武汉三镇失陷。太平军守将黄再兴、石凤魁仓皇撤退，使在汉水的太平军千余条战

船和守军遭湘军全歼。

湘军攻占武汉后，水陆两路向下游前进，12月2日占田家镇，太平军水师在此又遭重创，水师主力已消耗殆尽，给以后战局带来很大不利。1855年1月初，湘军逼近九江，曾国藩叫嚷，要“肃清江面，直捣金陵”。

在危急形势下，洪秀全命石达开从安庆率援军西进。石达开足智多谋，于1855年1月29日引诱湘军水师120余条轻舟冲入鄱阳湖，然后迅速在湖口设卡筑垒，把湘军水师截成两段，其留在长江的均是行动不便的大船。太平军用小船火攻留在长江的湘军大船，焚其战船百余艘，曾国藩的座船也被围攻，后曾改乘小船登陆才免于死。

太平军在湖口大捷后，乘胜反击，再度攻占汉阳、武昌。太平军在江西几个月内，攻占了7府1州50余县，仅南昌、广信、饶州、赣州、南安五府还在清军手里。困守南昌的曾国藩，处在太平军的四面包围中，吓得坐立不安，哀叹“呼救无从”，“魂梦屡惊”。

可惜此时江南大营猛攻天京，石达开奉命回师救援，给了曾国藩喘息之机。

太平军西征虽受到一些挫折，但总的看还是取得了胜利，使千里长江成为太平天国的一条生命线，粮食和其他物资源源运进天京，为太平军在1856年一举击溃清军江北、江南大营创造了有利条件。

六、天京破围

虽然太平军西征战果辉煌，但在天京门口的清军江北、江南两个大营还威胁着天京的安全。

江北大营有绿营和满蒙兵1.7万人。统率这个大营的是钦差大臣琦善，就是在鸦片战争中向外国侵略者献媚的卖国贼。江北大营的清军曾打到仪征，进犯瓜州，并串同江南大营的清军，窜扰镇江和浦口，给太平军添了不少麻烦。江南大营是清军对抗天京的主力。向荣从广西一直跟到南京，始终尾随太平军，被升任钦差大臣，统率江南大营，有清军2万人。他时刻想攻进近在咫尺的天京，今天扑向朝阳门，明天炮轰雨花台。他还从广东调来了红单船，这是一种巨型木质战船，大者可装炮30余尊，小者可装炮20余尊。

上海小刀会起义失败后，清军更集中力量围攻天京门户镇江，江南大营从东线集中力量围攻天京城郊。因此，集中军力打破这两个大营，就成为太平天国急需完成的任务了。

1856年2月，太平天国从西征战场上调回燕王秦日纲、冬官正丞相陈玉成等去解镇江之危境，并攻打江北大营。陈玉成带领壮士数人，奋不顾身，驾起小舟，穿过清军的炮火网，把军事布署带给了太平军镇江守将吴如孝。4月初，秦日纲和吴如孝内外夹攻，横扫围城清军。随即又一鼓作气攻击围困瓜州的江北大营。江北大营清将托明阿、陈金缓等竞相逃命，残部无心恋战。太平军再次攻克扬州，并在高资镇围困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吉尔杭阿在绝望中自杀，江北大营被粉碎了。

太平军乘胜扩大战果，从西征战场上调回的石达开部3万人，在6月中旬与秦日纲、陈玉成等部合成对江南大营的包围，杨秀清也派军队出城接应。向荣腹背受敌，激战数日，向荣率残兵败将逃奔丹阳。江南大营被摧毁后，秦日纲等又乘势占领句容，进军丹阳。喘息未定的向荣走投无路，上吊而死。

石达开在破江南大营后，乘胜西去，坐镇武昌。天国上下庆贺天京破围战的胜利。这时的太平天国区域，东起镇江，西到武汉，包括江西、安徽大部分地区在内，在军事上达到了全盛时期。

七、天国面貌

太平天国政权是一个由起义农民建立起的政权，又受拜上帝教教义的指导，因而其控制区内的社会面貌是很有特色的。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立即把自起义以来在军队中实行的一套制度，移植到天京的社会生活中来。

起初，天京政权试图废除家庭，在居民中实行军事共产主义。太平军从金田起义后，军中分男营、女营，即便夫妻也不能同居（天王、东王、北王、翼王、燕王 5 人除外）。进入天京后，杨秀清下令将全城居民分别男行、女行，设馆分居。16 至 50 岁的男子称牌面，任务是参军打仗，从事劳动。年老体弱的男子称牌尾，从事一些较轻的服务性劳动。

女的住进女馆，从事生产辅助劳动和集体手工业劳动。

男女分馆实行了一段时间，弊病越来越多。在粮食和日常用品越来越紧张的情况下，天京政权在财政上无力负担，维持男馆、女馆生活，成了天朝的一大包袱。再者，长期拆散夫妻，导致怨声载道。到了 1855 年初，杨秀清不得不下令恢复家庭，允许夫妻团聚，父母与子女团聚。

天京建都初期在经济上实行圣库制，废除私有财产，也废除了私营工商业。不仅一切征收和缴获统归圣库，还宣布“商贾资本，皆天父所有，全应解归圣库”，随即把私有的房产、金银、粮食、货物等，一律收归公有。其中贵重的物品交天朝圣库，日常物品分类收藏，委派典官经管。

在供给上，上起天王，下至士兵，都不领俸钱，只是吃肉有别。

建都之初废除商业，在社会上引起强烈抵制，天京物资困乏，市民哗然，不得不允许在城外设买卖街，以后又准许各地照旧经商。

太平天国准许外国人来中国通商，正当的商品可以彼此贸易，但“害人之物（主要指鸦片）为禁”。

在政权形式方面，太平天国是采取“因人行署”的做法运转的，中央政府的机构，实际上是在几个王府内。天朝宫殿是臣下朝见天王和天王发布诏令的地方。洪秀全是国家元首，封儿子洪天贵为幼主，是自己的法定继承人。但洪秀全并不具体处理政事，他“临朝不理政”，权在军师那里。杨秀清在武宣东乡时已取得“左辅正军师”头衔，永安封王时，又获指挥各王的权力，加上杨秀清具有很出众的组织、军事才能，天京的内政外交、军事战略、政策制度，都由杨秀清来决定，由东王府组织实施。天朝宫殿内主要是负责礼仪、警卫和服侍生活的官兵，而东王府除了这些，还设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及其属员。在人员编制上比天朝宫殿多一倍以上，总数达 3500 百多人！东王府实际上是总理天国军政事务的全权机关。军机政务，均由杨秀清裁处后转奏洪秀全。或者先由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 3 人商议，大事登朝面奏洪秀全，小事则以章表上奏，而实际决策者还是杨秀清。

太平天国地方政权，分为省、郡、县三级。省级的行政长官，由中央任命丞相、检点、指挥等职官员担任，以所任官员的官名为官署名称。如 1853 年冬，安徽行政长官是殿右八指挥杨某，他的官署就叫做“指挥衙门”。郡

级，设总制管理。县级，设监军管理。郡、县的总制、监军，称“守士官”。或由中央任命，或由当地统帅军队的将领直接任命，报中央批准。

县以上的地方基层政权则按太平军的军事组织体系而建，分军帅、师帅、旅帅、率长、两司马、伍长各级，均由本地人担任，所以又称乡官。他们组织乡兵，协助太平军作战，平时耕田，很有寓兵于农的特色。在财政方面，乡官征收赋税，2/3 上缴作军需用，1/3 留作地方政权机构开支。

在太平天国统治区内，社会生活的面貌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在天京，“民众兴盛，闾阎各家门户洞开，士庶冠服修洁，市井安恬，极有规矩约束。鸦片烟断绝，庙宇偶像毁罄荡尽”。太平天国坚决禁烟，把鸦片看作是“妖夷贻害世人之物”。吸食鸦片的人要处斩，知情不报者一并治罪。这样，在中国各地泛滥成灾的鸦片买卖与吸食，在太平天国区域基本上被禁止了。卖淫嫖娼被当作“邪行”、“污俗”，天国各地都雷厉风行地禁止。强奸是“犯天条”，犯者处以极刑。还明令禁止赌博、盗窃、饮酒。迎神赛会也被禁止。

天国政府在民众中提倡一夫一妻制，还禁止缠足，这是保护妇女、革除社会陋习的一项有重要意义的政策。

在太平天国，妇女地位有所提高。由于太平军将士大多是全家从军，所以军中有女营的编制，设女官统率。女军有时也直接参加战斗，如永安突围、守卫天京、援救扬州，驻守镇江，都有女军参加，和男子并肩作战。在各个高级官员的府衙中，也有很多妇女担任职务。

一个外国人访问天京后写道：“在街上行走时，所见到妇女在路上者之众多，确是一种新现象。她们衣服装饰大都甚好，其外观十分可敬。许多骑马往来驰骋于路上，其他则徒步而行，大多数是大脚的。有些驻足倾听我们传道、而举止端庄，其礼法仪注，完全合度。比较旧制度旧礼教，这是新的现象。”

八、内讧惨剧

1856 年上半年，太平天国西征取得很大胜利，军事上进入全盛时期，这当然是与杨秀清的指挥分不开的。可是杨秀清却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权力欲望恶性膨胀，已不满足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急于夺取洪秀全的宝座，而洪秀全则表面敷衍，背地则调兵遣将抢先下手，这场天国领袖间的内讧使太平天国元气大伤，从此走了下坡路。

杨秀清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发展有突出的贡献。金田起义前，他是个农民，在农闲时烧炭换钱，经历过极贫穷的生活，为人刚毅坚强。参加拜上帝教活动后，成为骨干分子。在冯云山被捕、洪秀全去广东的情况下，他机智地自称“天父”附身，传言会众，稳定了队伍。事后，洪秀全看到这套“下凡附身”的办法已为群众相信，并可以用来鼓舞士气，便予以承认。但这样一来，在神权上杨秀清高于洪秀全，因为“天父”（皇上帝）是拜上帝教的最高权威，洪秀全不过自称是“天父”的次子。洪、杨矛盾的隐患便埋下了。

在初期，杨秀清借“天父”诏旨，宣布洪秀全“出一言是天命”，即要太平军将士无条件听从洪秀全的话，洪秀全的话是代表天说的。注意维护洪秀全的最高领导人地位。

杨秀清还借天父下凡，清除内部敌人。如 1851 年秋借天父诏旨杀动摇军心的黄以镇，冬天又托天父下凡，审讯叛徒周锡能。杨秀清的这些活动，把

洪秀全宣传的“神妖对立”、“天父万能”思想，进一步通俗化、具体化，把拜上帝教的信仰和现实斗争更紧密的结合起来，使群众可以理解和接受。

这些都说明，杨秀清代天父传言是与洪秀全的想法、愿望相配合的。

但定都天京以后，情况改变了。洪秀全明诏众官说：“尔为官者，须知尔东王所言。即是天父所言也，尔等皆当欣遵。”这就是说，杨秀清即使不借天父下凡，他说的话也是天父的意旨。而杨秀清再假托天父附身时，是意在树立自己的权威，贬低洪秀全的权威。1853年12月，为了天王府有4个女子在雨雪中挖塘之事，杨秀清假借天父下凡，要杖责洪秀全40。显然是有意让洪秀全难堪，在众官面前表明洪秀全虽贵为天王，但却要受制于自己。1856年8月中旬，杨秀清又借天父下凡，召洪秀全到东王府，要洪秀全封自己为“万岁”，儿子也为“万岁”，这就等于要洪秀全让位。

洪秀全岂肯拱手让位。他当面欣然同意杨秀清的要求，并说在杨秀清生日（阴历八月二十五日）那天正式举行封典。暗地却密诏当时在江西的韦昌辉、在湖北的石达开、在镇江的秦日纲潜回天京杀死杨秀清。

9月1日深夜，韦昌辉与秦日纲率兵包围东王府。次日凌晨，韦、秦带随从入东王府，杀死尚在睡觉的杨秀清。

由于杨秀清长时间位高权重，部属亲随众多。韦昌辉为不留后患，竟残忍地发动一场骇心听闻的大屠杀。先是将东王府内的男女老少不分清红皂白统统杀死，接着又设毒计，将天京的杨秀清部下各级文武及其家属残杀。大屠杀持续两个月之久，被杀者达二、三万人，天京到处是血腥气。

9月中旬，石达开回到天京，指责韦昌辉滥杀。韦昌辉对石达开又起杀心，石达开连夜逃出城。韦昌辉将城内石达开的家属全部杀死。石达开回到安庆，调集精兵4万，宣布讨伐韦昌辉、秦日纲，要求洪秀全处死韦、秦，否则大军回京靖难。洪秀全袒护韦昌辉，韦昌辉也积极备战。但石达开平息内乱是正义行为，代表了绝大多数太平军将士的愿望，归附石达开的人越来越多，韦昌辉越来越孤立，成为众矢之的。洪秀全见人心不可违，终于答应下诏诛韦。韦昌辉不甘束手就擒，又率队围攻天王府。天王府全体人员都动员起来投入战斗，激战中难分胜负。王府宫女扮成男装。吹起冲锋号，杀声震天。韦昌辉不明虚实，撤离天王府。这时全城戒严，到处搜捕，韦昌辉无处藏身。不出两天，韦昌辉终于在内桥栅口落网。韦昌辉及党羽、亲属200人被处死。秦日纲被擒押回天京处死。石达开于11月底回天京主持政务，历时两个多月的内讧方告结束。

在这场内讧中，表面上是洪秀全胜利了，他保住了天王宝座，亲自掌握了政权，达到预期目的。但实际上他也是失败者，为太平天国——，他全部心血、理想的寄托，从此由盛而衰。他所宣传的天父、天兄，已无人再相信了，人心涣散，将士离心倾向严重，他虽耗费了心机，但仍指挥不灵。

由于杨秀清2万多精兵强将死于内江，造成天国人才枯竭，战争形势由主动变为被动，天京重被清军包围。

九、翼王出走

天京事变后，石达开回京辅政。天国上下把振兴天朝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当时军事形势是严重的，武昌、汉阳陷落，曾被捣毁的江北、江南大营又由和春与德兴阿重建。

在石达开主持朝政，总理军国大计的半年内，形势显著改观。政治上，安定了人心，稳定了动乱局势。军事上，粉碎了清军对九江等战略要地的进攻，加强了拱卫天京的句容、溧水、镇江等军事重镇的防御，还收复了皖北、淮南大片土地，并推进到黄梅、罗田等鄂东地区，逼近武汉，重新夺回了战争主动权。

但是，随着石达开功绩、威望的提高，洪秀全的猜忌之心也愈加严重。洪秀全从反面汲取了杨秀清专权的教训，不敢完全信任外姓人，“专信同姓之重”。他封大哥洪仁发为安王、二哥洪仁达为福王，让这两个无德无才之人掌握朝廷实权，明为辅助，实为监督石达开。洪仁发、洪仁达对石达开嫉妒、挟制，以至有阴谋陷害之意。朝中官员对安、福二王十分鄙视，每当安、福二王在会上谈政论事，众臣“无肯听者”，显得十分孤立。在朝中遭冷落的安、福二王对石达开更为排挤压制。石达开与洪氏兄弟的矛盾日趋尖锐，如继续发展下去，势必酿成第二次天京内讧。

1857年5月下旬，石达开借到雨花台太平军驻地“讲道三天”的机会，离开了天京。6月上旬去安庆，沿途散发了出师远征的布告。布告使用五言韵文，用词沉重，语气委婉，诉说了自己受到压制的苦衷，也表达了他灭妖复兴华夏，效忠天国实现“一统太平”的决心，颇能打动人。他在安庆驻留4月，集合了六、七万精兵良将后开始远走。此后，石达开虽仍保持太平天国翼王称号，洪秀全方面也继续在官书、文件中列其职衔，多次劝其回京，但石达开坚持己见，不愿回头。石达开所带走的为太平天国的精锐部队，分散了天国的整体力量，涣散了军心，使衰落中的太平天国更是雪上加霜。李秀成死前总结太平军败亡十误中，把石达开“将合朝文武将兵带去”列为至大的失误。

石达开率部转战江西、浙江、福建、湖南，1859年秋入广西，对太平天国的官制礼文多有更改。因流离转徙，处处受挫，在广西竟萌生隐居山林之念，大部分将士纷纷离他而去。石达开最后决定进入四川这个天府之国，雄据一方。

1863年春，石达开率军3万人从云南昭通府米粮坝渡金沙江进入四川。5月14日到达大渡河边紫打地（今石棉县安顺场），被大渡河急流挡住去路，受到清军和当地土司兵包围，几番突围失败，陷入绝境。石达开向清军提出，愿意牺牲自己，甘受“身首分裂”死刑，换取清军对自己部下的赦免。6月13日，他带3名助手和5岁的儿子石定忠，自赴清营。结果，部下3000多人均遭杀害，他本人也被带到成都凌迟处死，石定忠也未能幸免。

石达开出京远征历时6年零1个月，转战江西、浙江、福建、湖南、广东、广西、湖北、云南、贵州、四川等10个省，其斗争锋芒仍对准清朝封建统治者，“誓灭胡奴”。出京之初，清政府把石达开当作主要的危险力量，派湘军主力追踪，牵制了清军兵力，从而减轻了对天京的威胁。石达开所到之处，也都不同程度地打击了当地地主阶级和清地方政府的统治势力，同时对西南各族人民的起义起到一定的鼓舞、推动和配合的作用。但是，上述积极作用也远不能弥补因分裂而导致的严重恶果。

十、再掀高潮

天京内讧和翼王出走两个事件给太平天国带来的恶果，到1858年初更加

明显了。4月，清军占领雨花台，再次围困天京，江北交通断绝。5月，湘军分两路互为策应，一路由李续宾从九江攻皖北，一路由水师攻安庆。

为扭转兵败如山倒的不利局面，太平军在陈玉成、李秀成率领下进行了一系列战役。9月，陈玉成联合捻军在安徽滁州与李秀成会师，向东南挺进，在浦口一举打垮江北大营，歼灭清两个钦差大臣德兴阿、胜保所率清军1万多人。这时湘军主力李续宾部自九江攻入安徽，连陷太湖、潜山、舒城、桐城，安庆外围据点都被湘军占领。10月，湘军又猛攻三河镇。三河在庐州西南50里，是太平军的粮草军火基地。陈玉成立即率军西上，并令庐州守将吴如孝会同捻军张乐行部南下，又奏调李秀成前往会战。太平军各路大军十多万很快齐汇三河，切断湘军的退路。11月14日，陈玉成首先发动攻击，次日湘军反攻，冲过三河附近的金牛镇。陈玉成趁天有大雾，率军从敌人后面杀出，李秀成也从附近白石山引军到达，三河的太平军守将吴定规乘机从里面杀出。太平军把湘军团团围住，李续宾部几乎全军覆没，李本人和曾国藩弟弟曾国华被击毙。围困安庆的清军仓惶逃走。太平军乘胜追击，收复太湖、潜山、舒城、桐城。李续宾部是湘军中“威望冠诸军”的精锐部队，这次被歼，使湘军大受挫折。曾国藩在给乡人的信中承认：“三河之败，歼我乡人殆近六千，不特大局顿坏，而吾邑士气亦为不扬”，可见湘军所受打击之重。

1859年3月，陈玉成攻破六安，活捉安徽巡抚李孟群。6月，洪秀全封陈玉成为英王。9月，封李秀成为忠王。

太平军自从在浦口与三河取得了对敌人的两次决定性的胜利以后，军事形势开始好转。1859年洪仁玕（g n）来天京以及他所进行的革新，使天国的政治局面也有改进。由此，太平军在1860年至1861年取得一系列军事胜利，太平天国事业又再现了一个高潮。

洪仁玕于1859年4月来到天京，洪秀全大喜过望。5月即封其为千王，总理朝政。

洪仁玕是洪秀全的族弟，本是拜上帝教最早的成员。金田起义时，他因在外地而未能参加。接着为躲避政府追捕而避居香港。在那里他接受了不少西方思想的影响。他看到太平天国政涣人散等问题，决心改革。几个月后，他向洪秀全提出改革蓝图——《资政新篇》。

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的改革主张主要是：

在政治方面，加强中央集权和上下沟通，反对结党营私、拥兵自重。措施是严明赏罚，设立不受一般官员节制的新闻纸（报纸）、暗柜（检举箱）、新闻官（类似监察官）。

在经济方面，学习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和先进技术。发展交通，开办工厂，发掘矿藏，创设银行、邮局、保险业。

在文化和社会改革方面，兴办学校、医院和慈善机构，废除庙宇，禁止溺婴、喝酒和鸦片，改革文风。

在外交方面，提倡中外自由通商和开展文化交流，在国际交往中去掉一切夜郎自大的词句，但不许外国干涉中国内政。

上述主张试图使太平天国赶上时代的潮流，在当时是进步的，它是中国历史上要求向资本主义学习的第一个比较系统的纲领性文件。

洪秀全除了对其中设新闻纸、暗柜和废死刑条表示现时不能实行，其它条均批上赞同的意见，并下令全文刻印，颁行全国。这表明洪秀全、洪仁玕

等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热情。但《资政新篇》没有触及广大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没有切实有效地打击天国政权内部滋长起来的封建主义，再加上当时的战争环境，因而实际上近于纸上谈兵，不能真正解决天国后期存在的弊端。

为了摧垮江南大营，解除清军对天京的威胁。洪仁玕提出“围魏救赵”之计，即太平军攻击湖州、杭州，江南大营必派兵去救，那时再乘机迅速击之。

按照这个计划，1860年3月，李秀成、李世贤两路大军开始长途奔袭作战。3月5日占领浙江长兴后，李世贤攻湖州，李秀成则率谭绍光等率轻骑6000人，用清军旗帜、衣帽伪装自己，直奔杭州，3月19日一举入城，浙江巡抚罗遵殿自杀。这时，江南大营果然中计，急调1万多人，由张玉良率领去救杭州。3月24日，李秀成见清军已到杭州，便留下旗帜作为疑兵，将主力悄悄撤走，迅速由浙西进入皖南，在建平各军将领会合。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刘官芳等10多万人，分5路向天京进发。5月2日，太平军向江南大营发起总攻，城内太平军也乘机杀出。5月5日，陈玉成首先突破天京西南的清军长濠，毁敌营50余座。当天歼敌数万，江南大营被摧垮，残部退到镇江。

天京解围后，太平天国领导人又商议下一步的作战计划。陈玉成主张立即倾全力去援救安庆，那里正被湘军围困。洪仁玕主张先易后难，即先乘胜东下攻取苏州、常州，再回师西上救安庆。李秀成附和洪仁玕。最后，洪秀全批准洪仁玕的计划，令陈玉成、李秀成东下，规定以1个月为限，然后即返师西上。

陈玉成、李秀成大军于5月15日从天京出发东征，19日攻克丹阳，歼灭江南大营残部约万人。之后，陈玉成奉命渡江夺取扬州，东征战事由李秀成部进行。

李秀成率太平军于5月26日攻克常州，30日攻克无锡，6月20日攻克苏州和江阴。这样，东取苏、常的任务提前完成了。但李秀成不顾洪秀全1个月为期的时限，擅自决定进取上海。他统率大军6月15日克昆山，接着攻占太仓，嘉定、青浦，7月1日攻克松江，兵临上海城下。这时，苏南除上海一地，全归太平军掌管。盘踞在上海的外国侵略者一片惊慌。

英国公使卜鲁斯、法国公使布尔布隆，于5月26日悍然宣布保护上海，阻止太平军的前进。6月2日，在苏松太道吴煦、买办杨坊等的支持下，美国退伍军人华尔招集一批外国人组成“洋枪队”，帮助清军对抗太平军，于7月16日夺取了松江。不久，洋枪队改由中国人为兵，外国人为官。8月18日，李秀成以3000兵力进攻上海，尽管他事前向外国驻上海官员通知进攻日期，请他们不要干涉，但结果遇到英、法军队的面对面阻挡。李秀成缺乏思想准备，便放弃了上海，带大军去嘉兴，到9月才回苏州。这时，还超过洪秀全规定的回师时限三个月，严重贻误了西线的战事。

在江北、江南大营再次被摧垮后，清廷不得不全力依靠曾国藩，1860年8月任命他为两江总督，并任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节制大江南北水陆各军，事权划一，湘军的势力从此膨胀起来。

十一、反击侵略

在太平天国努力克服因内部动乱而造成的政治、军事危机时，它所面对的敌人却变得强大了。1861年北京政变后，西太后控制了清政府，她不惜出卖国家主权以换取侵略者的支持，在“借师助剿”的口号下，与外国侵略者实行军事合作，共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外国侵略者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通过《北京条约》从清政府手中攫取了中国的大量权益。现在侵略者已完全确信，扶植清政府，帮其镇压农民起义，是完全符合殖民主义利益的。

1861年8月，“洋枪队”改组，以欧美人为军官，中国人为士兵，这样兵源扩大了，这支军队很快扩充到2000余人，并配备了当时最新式的西洋火器。英国驻华侵略军司令何伯正式检阅了这支中外合作的反动武装。在改组洋枪队几个月后，英法侵略军也从天津调往上海组成了一支1700余人的外国干涉军，由何伯与法国海军上将卜罗德指挥。

清政府也相应加强了在上海和浙江战场的力量，1861年11月任命曾国藩节制苏、皖、浙、赣四省军队，又命左宗棠援浙江，李鸿章援上海。1861年9月，李秀成从武汉东退，率大军又进入浙江，12月底攻克杭州，次年1月初，太平军第二次进军上海。何伯率英法军，华尔率洋枪队，配以新式炮船，对高桥太平军阵地进行猛烈轰击，随即发起疯狂的冲锋。结果太平军在敌人优势火力攻击下退出高桥。此后2月至4月间，太平军和外国侵略者又进行了几次激烈的战斗，太平军损失严重，向上海的进军受到挫折。清朝封建官吏、豪绅欣喜若狂，把洋枪队誉为“常胜军”，扩充到4000余人，昼夜训练。

5月6日，英、法、俄侵略军及华尔洋枪队攻击青浦。12日晨，青浦城被攻破，守城的太平军全部惨遭杀害。同时，外国干涉军还侵占了太平军驻守的嘉定、奉贤等地，并大肆抢掠屠杀。

李秀成得知前线失利，便率领万余精骑，从苏州火速增援太仓，目的是击溃围攻太仓的敌人。于是，使太平军转败为胜的战役——太仓之役，在5月中旬爆发了。经过两天激战，敌军全线崩溃，摧毁清军30余座营盘。与此相呼应，太平军又在奉贤南桥战役中击毙了法国干涉军司令、海军上将卜罗德，太平军乘胜追击，再次攻克嘉定、清浦、南翔等要地，并活捉常胜军副统领法尔斯德，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侵略者的威风。在太平军的一连串沉重打击下，侵略者不可一世的样子不见了，龟缩在上海不敢出战。

李秀成虽然在上海周围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湘军对天京的围困却愈来愈紧。洪秀全一日三次派人到松江告急，命李秀成火速回师援救天京。1862年6月，李秀成遵命撤围回天京，在上海的清军和侵略军得到喘息之后，立即进行反扑。太平军留守部队在慕王谭绍光的领导下，击退了敌人的进攻，并一度迫近上海近郊。

在浙江宁波战场，当1861年太平军向宁波进军时，英国公使卜鲁士即写信给何伯，要求英军协助清军防守宁波。英国海军“遭遇号”舰长亲自帮助宁绍台道张景渠制订具体的防守计划，法国驻中国的陆海军军官出也亲到宁波活动。但他们的布署尚未完成，太平军已迅速迫近城郊，干涉者只好在太平军规定的时间内撤出了宁波城。1862年5月，英、法侵略者又提出无理要求，要太平军撤出宁波城，在遭到拒绝后，就出动军舰6艘、陆战队400余人，和清军一道进攻宁波。太平军坚决予以还击，给侵略者造成重大伤亡，击毙了法国舰队司令耿尼和英国舰长。在大量杀伤敌人之后，太平军撤出宁波。

侵略者在遭到重创后深感太平军不好惹，亲自出马并不能占多大便宜，便仿上海洋枪队成例，组织了“绿头勇”（中英混合军）、“常捷军”（中法混合军）。这样，中外反动派又在浙江战场上组成了联合武装体系，即外国干涉军、清军、中外混合的洋枪队。

由于李秀成率太平军主力回援天京，江、浙地区防御力量减弱，侵略者和清军加紧从西侧进攻苏州、杭州。守城的太平军毫不畏惧地抗击围攻。英国驻宁波领事夏福礼普公使向鲁斯报告说：“太平军将领宣称他们丝毫不怕我们，并且在准备和我们打一仗，以决雌雄。”

1862年9月，在慈溪战役中太平军击毙了恶贯满盈的华尔。接任“常胜军”统领的是美国人白齐文。1863年3月，改由英国军官戈登为统领。英侵华军司令士迪佛立与李鸿章就“常胜军”有关事宜订立了“协议十六条款”，规定该军的调遣、作战、人选等重大问题，均须取得英、法两国同意。这样，英、法侵略者就牢牢控制了“常胜军”。英籍军官大批参加这支混合军。戈登是个穷凶极恶的家伙，他与李鸿章准军联合，对太平军发动反扑，从1863年5月起，陆续攻陷太仓、昆山、吴江，继而进犯苏州。戈登参加过英、法侵略军进攻北京和抢劫焚毁圆明园的暴行，在江苏带领“常胜军”与太平军作战时，腿部被打伤。这个身带枪伤的殖民主义分子，后来跑到非洲苏丹，在镇压当地人民起义时被打死。清政府赏赐他的“黄马褂”，至今还保留在苏丹博物馆，成为殖民者罪行的见证。

1863年初，镇守常熟的太平军将领骆国忠叛变，向敌人献城。于是，苏州就成为敌人的重点进攻目标了。

苏州太平军在慕王谭绍光的领导下，尽力固守苏州的外围据点，同时在苏州修建坚固的城防工事。在外围据点的争夺中，“常胜军”头子戈登不得不承认太平军“打得很好，他们坚持抵抗到最后”。在保卫苏州城的战斗中，谭绍光英勇善战，指挥守军多次打退敌人的猛攻。敌人损失惨重，苏州依然在太平军手中。

然而，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守将纳王郜永宽等8个将领却对太平天国前途失去信心，准备叛变投敌，献出苏州城。1863年12月4日，谭绍光通知纳王郜永宽、康王汪安钧等人到慕王府开会。会议中，身藏匕首的汪安钧霍然拔刀而起，慕王惊愕，问他想干什么。汪安钧冲到慕王面前，往他颈上猛刺一刀，慕王倒下了。第二天，叛徒们将谭绍光首级送到清营，献城迎接清军，使敌人轻易得到苏州城。

李鸿章并不怜惜太平军叛徒，12月6日，他在军营大摆宴席，招待8个降将，席间将他们当场斩首。接着李鸿章又下令大规模屠杀8降将的部下，二、三万无辜的太平军被屠杀，城内居民被赶出苏州，商铺民财被抢掠一空。

苏州丢失后，太平天国在东线只有常州、湖州、嘉兴、杭州等据点，而常州是其中枢要道，李秀成派护王陈坤书率太平军精锐据守。1864年2月，李鸿章请来戈登“常胜军”“助剿”。戈登出谋划策，先取宜兴、溧阳“切断太平军北援常州之路”，使常州孤立无援。戈登率“常胜军”攻陷溧阳、宜兴后，于4月中旬会同10多万清军向常州发动进攻，连毁太平军城外营垒20多座。“清军曾经三度在常州城下被击溃，虽然其中两次是在外国炮兵分遣队和教练军（即常胜军）的帮助下攻城，但守军英勇抵抗，仍旧屡次解除了常州之围”。

相持到4月24日，李鸿章和戈登联合发起总攻，用火炮轰开城墙。太平

军冒着炮火，殊死堵截，斩杀甚多，敌人被迫退却。第二天，“常胜军”又组织新的攻势，炮火更猛，“戈登军全线呐喊，清军鼓噪应和，两处冲锋部队迅速冲了上去。英军分遣队第三联队发动了突袭，英军第六十七联队温斯丹莱率旗手执军旗冲上缺口，其他军官们率士兵聚到他们的周围与守军白刃肉搏。……在这紧急的时刻，护王身先士卒，作殊死之战。这个勇敢的首领重新鼓起士气，他率领着全部没有负伤的兵士奋战，攻城军开始废弱下来，……终于被迫退回。此时，攻城军停止了进攻，抬回伤亡将士，其中包括 27 个欧洲军官，400 个英军分遣队士兵和 1500 名左右的清军”。5 月 11 日常州失守，护王陈坤书指挥巷战到最后，“敌人把他击倒在地，可是在他倒下去之前，许多敌人已死在他那柄大刀之下，……他仍旧与自己的命运相抗。”5 月 30 日《中国邮报》报道说：“（敌军）十个兵士捆住了他（护王）的手，他才被擒。他被押到抚台面前时，拒绝投降，拒绝对抚台表示任何恭顺，他说：‘嗯！要是没有教练军（常胜军）的帮助，抚台的全部军队也不能从他手中攻下这座城市’。”

常州战役是天国后期一次规模宏大、杀死杀伤侵略者甚多的保卫战，显示了太平军在洋枪洋炮洋鬼子面前决不屈服的民族英雄气概。

在浙江战场，太平军在绍兴打死“常捷军”头子勒伯勒东后，1863 年 3 月退出绍兴，集结在杭州。10 月，闽浙总督左宗棠湘军 1 万多人与“常捷军”1500 人，联合进攻杭州。1863 年底，“常捷军”头子德克碑用炸炮攻打凤山门，城塌 3 丈，太平军以肉搏战挡住“常捷军”冲击。这次战斗杀死杀伤洋鬼子几百人。杭州太平军坚守孤城半年，粮草弹药耗尽，军心涣散。叛徒比王钱贵仁带 1000 多人投降清军。1864 年 3 月 31 日，杭州失守。汪海洋率一部分守城太平军出杭州武林门，退守德清。1864 年上半年，浙江战场已经瓦解，太平军除一部分坚守湖州，大部分退入江西境内。清政府以提督衔赏德克碑，表彰他屠杀中国人民的“战功”。

外国侵略者和清朝统治者联合一起绞杀太平天国运动，说明中外反动派是一丘之貉，说明外国侵略者是中国腐朽落后势力的帮凶，是追求幸福自由进步的中国人民的死敌。而太平军将士与外国侵略者的浴血搏斗，揭开了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辉煌篇章。

十二、前仆后继

安庆失守后 8 个月，湘军主力曾国荃部的陆军，彭玉麟部的水师，顺江东下，先后占领东、西梁山、和州、巢县，于 1862 年 5 月底逼进天京。陆军驻扎雨花台，水师停泊护城河。这样，历时两年零 50 天的天京保卫战就此开始，这是太平天国与清王朝之间生死存亡的大决战。

湘军水陆主力直逼天京城下，其进军速度之快，出乎曾国藩预料，更使洪秀全感到突然。6 月 8 日，洪秀全命天京守军约 2 万人出战，被曾国荃击败退回城内。初战失利，洪秀全焦躁不安，一日三下诏，命正在松江与侵略军激战的李秀成率大军回援天京，并派专使至苏州坐催，面责李秀成有独立称王之意。洪秀全与李秀成的矛盾完全表面化了。本来，洪秀全深深担心李秀成权力过大，难于驾驭，就在 1862 年一年内，先后分封李秀成部下陈坤书、童容海、谭绍光等 10 余人为王。这种作法虽然达到了分割李秀成指挥权的目的，但此例一开，封王之滥一发而不可收，到 1864 年竟封王 2000 多个，这

与天国初期 6 王相比，差别何等悬殊。

李秀成于 1862 年 6 月在苏州召开军事会议，议定大军暂不回援，但从苏州调运大量军火粮食，并抽调一部分军队支援天京，增强天京防御能力。但当李秀成感到洪秀全怀疑自己别有他志时，便于八月初在苏州召开第二次军事会议，议定兵分三路，回援天京。杨辅清进攻皖南宁国，陈坤书等进攻长江南岸重镇金柱关。这两路的主要任务是阻止曾国荃的援兵。李秀成亲率主力进攻天京城下的曾军营垒。大战开始后，侍王李世贤又率部从浙江来天京会合。一时天京城下太平军云集，号称 60 万，实数达 20 万。

李秀成指挥太平军包围雨花台，对东西两路敌人发动全线攻势，将队伍分成两部分，不分昼夜，轮番猛攻。或挖地道，用炸药爆破敌垒；或捆草填壕，奋勇冲锋。战斗异常激烈，双方伤亡惨重。曾国荃也负了伤。但是，湘军战斗力比绿营、八旗兵顽强得多，太平军虽作战英勇，而敌人也拼命顽抗，有时甚至反冲锋，战斗形成激烈的相持状态。

敌人之所以能顽抗到底，一个主要原因是长江水师的支援，粮饷、军械、援兵源源不断，而太平军不但粮食供应困难，而且时至初冬，尚无寒衣，长期坚持大兵团攻坚战有实际困难。李秀成不得不在 11 月中旬停止对曾国荃营的进攻，下令撤兵，退入天京城内。洪秀全谴责他作战不力，革除了他的爵位。

破围战失败后，洪秀全命令李秀成率太平军执行“进北攻南”的新计划，就是再次采用 1860 年破江南大营的策略，令李秀成渡江北攻，进军安徽、湖北，会合西北太平军陈得才部，把战火引向敌人后方，威胁华中重镇武昌，切断湘军补给线，迫使长江下游和天京外围的敌军回师救援，这就会给太平军造成歼敌的机会。

1862 年 12 月初，李秀成派林绍璋、洪春元等率一部分兵力渡江去皖北，他本人于次年 2 月底集中约 30 万兵力渡江北上。由于当时沿途各地已被敌人破坏得一片荒凉，粮食供应困难，加上处处受到阻截，队伍遭到严重损失。陈得才率领的西征太平军被清军阻挡在武汉以北的黄安（今红安）、麻城一带，没有达到会师的目的。而这时湘军窥破太平军战略，更死死咬住天京，加紧围攻。李秀成到达天长后，因天京形势紧急，洪秀全又命令他速回天京。“进北攻南”战略又失败了，反而损失了十几万人。李秀成率疲惫之师，于 6 月返回天京。

从 1862 年 6 月到 1863 年 6 月，在 1 年的时间里，太平军以解救天京之围为中心任务，进行了顽强战斗，但不论是破围战，还是“进北攻南”之战，都未能成功，而且消耗了大量有生力量。从此以后，太平军就无力再组织大规模的进攻，不得不转入凭借城防工事的消极防御了。相反地，清军却取得了战略上的主动权，由原来的坚守顽抗转为疯狂的进攻。

1863 年 11 月，清军已攻陷天京外围和长江以北所有城镇、要塞，外援断绝，天京已肯定守不住。李秀成向洪秀全建议：撤出天京，迁都武汉、江西，据上游以号令天下，进可以直捣北京，退可以入川黔粤西。然而，由于太平天国连遭挫折，洪秀全产生焦躁执拗心理，不愿战略退却，固执地要和敌人拼消耗。他严厉斥责李秀成，自欺欺人地宣称皇上帝会来帮助自己，他说：“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不用尔奏，政事不用尔理，尔欲出外去，欲在京，任由于尔。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乎！”这些梦话般

的言语，表明洪秀全已深深陷入宗教迷信的泥潭。

1864年2月28日，天京城外制高点天堡城陷落，清军架设大炮百余尊，对天京城内日夜轰击，又以炮火为掩护，在城墙下挖掘地道，准备用火药炸城。天京城破就在眼前，洪秀全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加上因缺粮而带头吃“甜露”（即野草），身染重病，他拒绝食药医治，1864年6月3日病逝。他儿子洪天贵福即位，称幼天王。

6月18日，李秀成从太平门突围没有成功。7月19日，清军从地道用火药炸塌城垣20余丈，冲入城内，太平军与敌人展开逐屋争夺战，数千守军壮烈战死。

清军破城后，见男人和老幼就杀，见妇女就掳，见财物就抢，全城一片火海，燃烧达七八昼夜之久。曾国荃和其他湘军将领分得大批赃物而成巨富，仅曾国荃就回湖南置田百顷。

洪天贵福和李秀成在城破时突围而出，不幸失散，先后被清军俘获遇害，洪仁玕也在江西被俘遇害。

天京的陷落标志着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但是太平军余部仍活跃在大江南北，坚持战斗达四年之久。

侍王李世贤率太平军从江西转入福建南部，攻克漳州和龙岩。另一部太平军也自江西到达汀州。他们在闽南建立了一个坚持半年的根据地，并大破福建的清水军和陆军。在中外反动派的围攻下，突围的一部分太平军转入了广东，到1866年全部牺牲。

原由西北回援天京的一支太平军、捻军联合部队，在天京陷落后，一致接受太平天国遵王赖文光的领导。赖文光按太平军的兵制和纪律整编了捻军。1865年5月，新捻军在山东曹县设下埋伏，歼灭以凶悍著称的僧格林沁所率骑兵。1866年10月，捻军在河南分为东西两支队伍，一直战斗到1868年8月，新捻军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后继者，显示了太平天国的巨大影响。

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说明，农民阶级由于其小生产者的局限性，缺乏远大的政治眼光，提不出正确可行的行动纲领和政治路线，不能够长期保持严密的组织纪律。太平天国一些领导人随着权力威望的提高，滋长了骄傲自满、享乐腐化思想，导致脱离群众，高高在上，争权夺利，自相残杀，演出了一幕可叹的历史悲剧。

但太平天国运动以暴风骤雨之势，极其沉重地打击了腐朽落后的封建势力，对于外国侵略者也进行了英勇的抗击，同时担负起了反封建和反帝的重任，成为中国近代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次高潮。

